

东沟文史资料

4

目 录

东沟文史资料

- 申修升烈士生平拾零.....张树正 (1)
- 明仇敬汽 舍家救国.....杨庆武 (12)
- 陈永年的抗日活动.....杨庆武 (25)
- 家父田肇履事略.....田秉实 (27)
- 忆袁永年先生.....田孝昌 (38)
- 记孙英的两件事.....田孝昌 (42)
- 记二纵爆破连董善长友.....张树正 (47)
- 我所知道的武耀云.....田孝昌 (51)
- 谈武耀云.....田孝昌 (59)
- 追悼田孝昌.....杨庆武 (58)
- “九·一八”事变前后小甸等地土匪活动
- 概况.....田孝昌 (52)
- 接收伪政权 建立新政权.....杨庆武 (62)
- 国民党在武保安县十一支队劫杀.....李国祥 (66)
- 小甸村的反把倒算案.....李国祥 (71)
- 一九三八年日本打猎不数器 号小记.....张树正 (76)
- 大东沟巧夺侧记.....刘永祥 (78)
- 大东沟口被俘侧记.....刘永祥 (81)
- 有关大东沟政协东沟县委员会.....张树正 (84)
- 关于东沟民间传说中的历史情况调查.....朱金征 (87)
- 后沟县民间故事略述 1993年5月.....朱金征 (96)

(E01) 月善林..... 张树臣 张树臣 张树臣 张树臣

(E11) 孟超平..... 张树臣 张树臣 张树臣 张树臣

目 录

毕彦升烈士生平拾零.....	张树臣 (1)
同仇敌忾 舍家救国.....	柳庆武 (12)
陈永年的抗日活动.....	柳庆武 (21)
家父田肇履事略.....	田荣宪 (27)
忆袁永年先生.....	田孝昌 (38)
记孙英的两件事.....	田孝昌 (42)
记二级爆破英雄许长友.....	张树臣 (47)
我所知道的高鹏云.....	田孝昌 (51)
说说高鹏云.....	田孝昌 (53)
桑田毙命记.....	柳庆武 (56)
“九·一八”事变前后小甸等地土匪活动	
概况.....	田孝昌 (58)
接收伪政权 建立新政权.....	柳庆武 (62)
国民党东北保安第十一支队始末.....	辛国祥 (66)
小岛村的反把倒算案.....	辛国祥 (71)
一九三八年日本打捞《致远》号小记.....	张树臣 (76)
大东沟丐帮侧记.....	刘胜祥 (78)
大东沟口袋帮侧记.....	刘胜祥 (81)
有关大东沟的庙宇.....	刘胜祥 (84)
关于东沟民间踩寸子的历史情况调查.....	朱金信 (92)
东沟县民间鼓乐略述.....	朱金信 (96)

东沟县人工养虾简述 钟善民 (105)

东沟县水稻主栽品种及其他 李隆盛 (113)

目 录

- (1) 县概况 李德平 王士恩 王德平
(21) 县概况 王德平 王士恩 王德平
(31) 县概况 王德平 王士恩 王德平
(41) 县概况 王德平 王士恩 王德平
(51) 县概况 王德平 王士恩 王德平
(61) 县概况 王德平 王士恩 王德平
(71) 县概况 王德平 王士恩 王德平
(81) 县概况 王德平 王士恩 王德平
(91) 县概况 王德平 王士恩 王德平
(101) 县概况 王德平 王士恩 王德平

东沟县土地改革运动小史前言 “八一”

- (21) 县概况 王德平
(31) 县概况 王德平
(41) 县概况 王德平
(51) 县概况 王德平
(61) 县概况 王德平
(71) 县概况 王德平
(81) 县概况 王德平
(91) 县概况 王德平
(101) 县概况 王德平
(111) 县概况 王德平
(121) 县概况 王德平
(131) 县概况 王德平
(141) 县概况 王德平
(151) 县概况 王德平
(161) 县概况 王德平
(171) 县概况 王德平
(181) 县概况 王德平
(191) 县概况 王德平
(201) 县概况 王德平

毕彦升烈士生平拾零

张树臣

为了让大厦高耸云天，
基石情愿深深埋入地下。

——题记

建设共产主义大厦，需要数不清的基石，它们深深埋入地下，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见，既不怨天忧人，更不骄傲自得，只是默默地承负着重任。共产党员毕彦升，就是这样一块基石。

1991年4月5日清明节这天，阴云漫天，春风呜咽，长安乡党委召开千人大会，隆重悼念共产党员、我党优秀地下工作者、抗日战争时期不幸以身殉职的革命烈士毕彦升。在长安乡政府附近的三骨石庙山的烈士墓旁，烈士的弟弟毕彦勋、妹妹毕彦毅、毕彦兰和长安乡的干部、群众一起追悼这位革命烈士，回顾他不平凡的经历。

一个“谬种”

1917年9月，毕彦升诞生在我县现在的长安乡叶茂房村。父亲毕允璋，字子全，是个破落地主。这个人曾在张学良办的奉天讲武堂学习过，曾出任辖区五龙背、蛤蟆塘至合

隆一带的区长。张作霖南下北平时，想让他出任县长，因为母亲不答应他去，他又受“父母在，不远游”信条的影响，只得留下来。“九一八”事变以后，世事动乱，他再没有从政。

毕允璋这个人还比较开通，他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他让孩子们都进学堂读书，女儿们也不用裹脚，可以留短发。

毕彦升生下来就不大安静，手蹬脚刨，一不高兴，就又哭又闹，谁也哄不好。稍大一点，沉默寡言。他小时候很聪明，什么事不随大流，有主见。因为有时跟长辈讲讲道理，有时顶撞长辈，好和农家小孩子爬山玩耍，没个公子的样，父亲很不喜欢他。

毕彦升讨厌好逸恶劳的剥削生活，看见父亲抽大烟，他很痛快。一天，父亲头朝里躺在炕上抽大烟，他见了顺嘴哼了一段顺口溜：

一个鸭子扁扁嘴，
一生下来就会水，
下了一个四棱蛋，
抱出一窝大烟鬼。

父亲听了登时火冒三丈，操起拐杖就要打，机灵的小彦升一看要吃亏，便一溜烟儿跑了。

因为毕允璋当过区长，有点名气，逢年过节，或是婚娶、过生日，一些财主、警察自然要找上门来给毕家送礼。小彦升对这些势利眼的人很厌恶，瞅家里的人不注意，就把一些礼品拎外面扔了。妈妈发现了，就责问他怎么糟塌东西。他说：“这些东西，都不是正道来的，不干净，吃了要

生病，留着他干啥？”

毕家大门口有个葡萄架，夏日，藤蔓伸延，浓叶蔽日，在架下聊聊天，又凉快，又惬意；秋天，一嘟鲁一串的葡萄把蔓也压弯了。有人讨好地说：“你们家这架葡萄风光独秀，真是家业兴旺之兆，太好了。”毕彦升听了不以为然，说：“是吗？我怎么看不出有什么好？叫我看，象在家门口搭了个灵棚。”父亲知道了，很是恼火，用拐杖敲着地面说：“我哪辈子造了孽，养了这么个败类，真是个不争气的谬种！”

勤 奋 好 学

毕彦升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国高读了一年半就破格考上了奉天农业大学。他生活极有规律，从不让光阴虚度。每次放假回家，他都脱下校服，穿上父亲陈旧的长衫，把礼帽的外檐剪掉，戴个帽子头，他不想给人阔公子哥的印象。每天早晨起来打几路拳，腿上绑着沙袋子练跑步，在两棵树杈中间放个横杆盘杠子，登山爬坡，涉水泅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不想当病包子，他想在以后的生涯中做个有健壮体魄、拿得起放得下的人。饭后，他闭门读书、写字、或写日记。他对伪满洲国不满，不甘卑躬屈膝当亡国奴，日记落款的日期不用伪满年号，用的是公元纪年。

他喜欢读书，最爱读高尔基的《母亲》，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他也很喜欢鲁迅的文章，现在在弟弟毕彦勋那里还保存他当年曾读过的有他手迹的鲁迅《二心集》、《三闲集》和《两地书》。还有当年他手书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手抄本。他觉得这些书给人以哲理，给人以正气，给人以鼓

舞，是振奋士气的良师益友。

他看到同窗好友课余看些《三侠剑》、《大八义》、《金瓶梅》之类的东西，就跟好友陈举修说：“你们要是再买书，我帮你们挑几本。你们看的这些乱七八糟桃红柳绿的东西，只配晚上用来垫垫脚，看了浪费时光，还教会你腐化堕落走下坡路。就是有人有点侠肝义胆，也不过是哥们义气，成不了大气候，一点儿意趣也没有。”

在学校里，专业课之外，他又自学了日语、俄语、英语、以便能看外文书。他觉得，与其看那些拙劣的译作，不如直接从外文书里吸取精神营养。

婚事风波

毕彦升常跟弟弟妹妹们说，婚姻是人生大事，不能草率。如果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感情不和，生拉硬拽在一起，不如一辈子打光棍。而他本人的婚事却是一个悲剧。

他和距家十多公里路的红石田家堡闺女林佩莲，是两家老人从小给他们订下的娃娃亲。对这门亲事，毕彦升是百般的不同意。在奉天农大毕业前夕，为了拴住他，父母决定立即把他的婚事办了。于是，家里置办彩礼，扎彩棚，雇吹手，下礼帖，人来人往，喜气洋洋。

正日这天大清早，新郎应该沐浴更衣，佩戴胸花，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花轿到岳父母家去接新娘。可天已经大亮了，他那屋里还没动静，父亲毕允璋就在门外敲门，里边不见声响。老爷子火了，要砸门进去揍这个孽种，这时屋里甩出一句话：“我和她没缘份，我不喜欢她，她也不喜欢我。要接，你去接吧，我不去！”毕允璋气得直跺脚，骂他混帐

王八羔子，骂他是不忠不孝的孽种，白念了这些年的书，人情道理都不懂。这时，彦升大妹子彦毅过来了，她看这么僵下去终不是个事，就跪在门外，求哥哥在这大喜日子里听她一句话，去接嫂嫂，别惹老人生气。日头已升得老高，接新娘的队伍交头接耳，等待出发，还是不见动静，彦毅梆梆地在门外磕起了响头，彦升叹了一口气：“咳，好吧，我去就是啦！”他打开门，扶起妹妹，穿着旧长衫旧马褂儿就要去接新娘。父亲一看他那模样就气不打一处来，动手要打彦升。彦毅又给哥哥跪下，流着泪求哥哥看在妹妹情份上，把新衣穿上，要不就不起来。彦升和弟弟妹妹的感情是很好，他不忍心妹妹给他下跪，连忙扶起妹妹，接过新衣，马马虎虎往身上一套，无精打采地把媳妇接回了家，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了。

过了几天，彦升叔伯嫂子跟弟媳逗乐儿，林佩莲眼泪含眼圈儿支吾了半天。原来，打入洞房那晚起，彦升就在炕上两个人中间用书垒起一道墙，上头还放了碗清水，警告林佩莲不许过界，过界他就喊人。刚过门儿的媳妇哪见过这阵势，只得小心翼翼，唯恐越轨。彦升这位嫂子听了又好笑，又可气，就挖苦彦升：“你真是个呆货，身边一个漂亮媳妇你不动心，还把她隔成牛郎织女，那你还结婚干啥？”彦升听了，没好气的说：“为啥？为装装样子。这还不明摆着，要是不结婚，老爷子火了，我的书就念不成了，结婚就为好向老爷子讨点钱！”

结婚第七天，他跟父亲说，马上就要完成学业了，还得去日本实习，又得应酬师长、同窗学友的情份，花的钱要多。第八天，他象脱了金钩的鱼，带着钱，头也不回地走出

家门。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林佩莲虽然没有和彦升同居，但名份上是毕家的人，她一直守着，直到十几年后全国解放了，也没收到彦升的音信。小叔子外出读书，几个小姑子也都嫁到远处；老公公扑奔儿女去了；她自己没有了落脚地，只得委屈地嫁了人。

热血青年

毕彦升恨国土被日本铁蹄践踏，百姓被日本鬼子蹂躏。他喜欢汉将马援“好男儿当战死疆场，以马革裹尸还葬”的豪迈气魄，喜欢宋将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雄心壮志，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他的名字用过毕真、毕光复，意思就是决心追求真理、光复中华。

他和被剥削欺压的老农民有浓重的感情，愿意跟他们在一起聊天，了解他们的呼声和疾苦。假日，他深入贫苦人家调查，讲团结起来和敌人斗的道理，洋人不要怕，警察不要怕，财主不要怕，人心齐，泰山移。老百姓也都愿意和这位没有架子的读书人交谈。一次，他到一家去吃喜酒，摆席的时候，主人到处找不到他，原来他穿着旧衫，和老农民在不显眼的短墙下玉米秸子上坐着津津有味唠嗑呢。

他不赞成父亲和伪官吏、警察们来往，说这帮人黑了心肝，跟这些家伙打交道没有好下场。同乡有个财主郭某，经常出入他家，彦升很讨厌他，虽然郭某笑嘻嘻地称他是毕家的千里驹，将来一定是大官大将，他也不搭理他。看郭某肥头大耳摇摇晃晃的丑态，毕彦升跟唠嗑的农民说：“这帮吸血鬼，吃的是老百姓的肉，喝的是老百姓的血，要是哪一天我得了权，非把他们统统杀掉不可，用他们的肉包饺子给你

们吃。”

农大毕业后，他和学友陈举修、孟庆赫（原名孟庆元）、蔡云培（原名蔡茵荣）商量今后的出路。这四个人都是热血青年，一心想到抗日最坚决的延安去杀敌立功，于是他们离家出走。很可惜，陈举修泄露了机密，被家里人了解到去向，中途被拦截回家，没有去成，其余三个人继续南下。很巧，在关内他们结识了青年许天民（原名田先觉），四个人志同道合，一路到了北平府。

在北平府的电车上，有个流氓调戏一名青年妇女，戴礼帽穿长衫的达官贵人无动于衷，装作看不见，穿警服的警察看热闹，还嘻嘻地笑，毕彦升感到这流氓真是欺负天下没人了，气往上撞，上前厉声质问：“这是堂堂的北平，你这小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还讲不讲理啦？”

那个流氓眼里冒火，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一看他是个文弱书生，哈哈一笑，没放在眼里。“小兄弟，你还是个嫩兔子，看我逗逗她你眼馋了？来，先让给你！”说着，又托起姑娘的下巴嘿嘿地笑。毕彦升厉声断喝：“住手！你这畜牲！”那流氓一转身，冲毕彦升来了：“噢，你这不识时务的小子，非得老子教训教训你才老实。”几个流氓也围上来起哄助威。说时迟，那时快，那流氓亮开架势，突的来了个二龙戏珠，这一招要是得逞，一下子就把毕彦升的两眼抠去了。他哪知道，毕彦升是个练过武的人，哪怕这个？一张嘴，咔嚓一声咬断那流氓一根手指，疼得那流氓龇牙裂嘴，嚎叫不止，另几个流氓一看不好，一齐围上来把毕彦升拽下车，推推搡搡送到警察局，几个流氓自然也吃了不少亏。警察头目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到北平来闹事？！毕

彦升回答：“我们是穷学生，这些流氓光天化日之下在电车上调戏妇女，有警察在车上不闻不问，请问，堂堂北平怎么能容忍流氓横行无忌？国难当头，流氓横行，这不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吗？”警察头目是镇压过游行示威学生的，知道这帮人不是好惹的，借滋扰生事的罪名把毕彦升关了一个星期。

在渡黄河的时候，孟庆赫上船不小心掉在船边的稀泥里。这乱泥没底的深，眼看着孟庆赫要没到泥里被淹死。这时船上人束手无策，惊出一身冷汗，毕彦升靠在船帮，伸出一只手把孟庆赫轻轻提上船来。一看孟被救上来，都称赞毕彦升好手力。孟庆赫惊魂未定，一个劲儿地说：“老毕，多亏你救了我一命，有生之年我决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惹得周围的人一阵哄笑。

偷渡黄河的人，不是贩大烟土的，就是捣腾私货的，五行八作，各色人等，都是为了讨个人的好处。毕彦升他们四个人，除了随身的衣服，别无他物。国民党第三集团军的队伍抓到了他们。参谋长马国恩听说在他们身上没搜出什么可疑的东西，感到很奇怪。他亲自审问这四个人。“说老实话，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都是才毕业的学生，想渡过黄河，徒步到延安。”毕彦升说。“到延安？上那去干什么？”马国恩对这几个人另眼相看了。

“到那里跟共产党打日本。”

“嗯？你们还年轻，容易轻信。不要听人瞎咋呼。共产党抗日，国民党就不抗日啦？”

“国民党也抗日，就是欺软怕硬，不硬气。共产党抗日最坚决。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甘心当亡国奴，所以我们投奔

共产党。”

马国恩一听，登时脸就拉搭下来了，青紫了面皮：“你们再好好想一想，有两条路供你们选择，一是留下来，咱们共同干事，国民党也不错嘛！一个是，你们势必要去延安，也可以，你们先到青训营报道，由他们安排你们去延安。”

地下党员朱晦生知道他们是一伙热血青年，怕他们吃亏，就暗地和他们联系，给他们讲国际国内形势，讲国共两党的关系，并告诉他们，马国恩肯定不会那么痛快就放他们去延安的，要是到了青训营，那就糟了，那是软禁政治犯的秘密集中营，到了那里就别想出来了，千万不能上当受骗。要他们不如先忍气吞声，表面上装出无事的样子，留下来做点事，有机会再投奔延安。

毕彦升他们听了朱晦生的话，象兜头浇了盆凉水，他们想不通，做个中国人，抗日有什么罪，受这么多刁难。但严酷的事实，使他们认识到，斗争是复杂的，他们自己是太幼稚天真了。他们觉得朱晦生说的在情在理，不能莽撞从事，虽然满心的不愿意，还是违心地答应下来。

1939年10月，毕彦升在朱晦生领导下参加了我党地下工作。表面上，他担任了国民党财政部鲁苏皖豫四省边区货运稽查处高级稽查员。这工作，看来是搞经济稽私的，毕彦升很快就弄明白了，这是个专门搜集共产党情报的特殊组织。

朱晦生了解毕彦升真实情况后，就告诉他自己就是共产党员，打入敌人内部，为党做工作，有什么事直接找他联系。并告诫毕彦升，一是要有长期隐蔽的准备，不能急于求成轻举妄动，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二在与国民党官员周旋中，利用自己的身份获取有用的情报。这样，毕彦升就以稽

私为名，深入到敌伪盘踞地带，把得到的情报及时交给朱晦生，转送上级。他把阎锡山一个军的军官思想状况、驻军地点、装备部署战略报告给党组织，为我党做统战策反工作提供了依据。汤恩伯调动兵力，阴谋围攻豫皖边区根据地，一举扼杀那里的抗日力量。毕彦升得知这一情报，火速把汤恩伯军事部署及进攻方案弄到手，及时把情报送出去，使我军得以及时防范，挫败了汤的阴谋。

毕彦升的工作与地下党是单线联系，毕彦升→朱晦生→许天民（田先觉）→彭雪枫。他毕竟是个充满热情的年轻人，没有中年人的成熟与老练，与朱晦生多次交涉，老想脱离蒋管区，不愿干这千人指万人骂的国民党稽查员工作，时时想投往延安，在党中央领导下与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在战场上干一场。朱晦生把毕彦升的思想状况汇报给上级领导，引起彭雪枫的重视。彭雪枫立即给毕彦升写了一纸手书，意思是你做的事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做的事，党就需要你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安心地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毕彦升得了手书后，心情鼎沸，一个日理万机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亲自关心他的工作，他的成长，是他意想不到的。他感到自己跟党近了，认识到自己工作的份量。

1941年春，经朱晦生、许天民介绍，毕彦升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朱晦生、许天民和他交谈，要他胸有沟壑，要认清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宗旨。一个共产党员，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但要有勇气和敌人斗，还要有胆识，有谋略。建成共产主义大厦，需要无数的基石，共产党员就要做这种基石。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毕彦升，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他要为自己的誓言奋斗终生。他

勤奋工作，不到半年功夫，通过在周家口、界首、水寨等处建立的三个秘密联络点，为抗战送出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并在河南省进步刊物《二月》旬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田植二郎之死》的文章，写一个日本青年田植二郎，在法西斯武士道思想教育下，稀里糊涂参加到屠杀中国人的战场上，又稀里糊涂被击毙，做了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牺牲品的事。这是篇反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引起了爱国青年的兴趣，对瓦解敌军士气有很大影响，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重视。几经周折，敌人终于查出了文章作者毕彦升，加上一些反动军官平日对他的怀疑，这年8月，毕彦升在河南省漯河地区执行任务的时候，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时年24岁。

毕彦升牺牲后，曾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在1984年，时任沈阳市城建局局长的孟庆赫同志向省委报告，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许天民同志向中央书记处报告，经当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的批示，责成国家全部查实此事。在1989年8月，国家民政部追认毕彦升同志为革命烈士。

此文根据许天民同志、孟庆赫同志和毕彦升胞弟——毕彦勋同志的回忆整理。

同仇敌忾 舍家救国

——记刘同先、王佳斌夫妇抗日活动

柳庆武 收集整理

1931年10月至1935年7月，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四十路军（原抗日救国军）在司令刘同先的领导下，活跃在庄河、岫岩、安东地区。他们与邓铁梅领导的第二十八路军、刘景文领导的五十六路军紧密配合，英勇作战，有力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刘同先，又名刘恒心、刘仁波，1898年8月17日出生在东沟县新农乡马圈子村北宋屯（原属庄河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兄弟六人，他排行老大。1910年入私塾读书，1915年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务农，后为生活所迫，跑到安东大昌制材厂做工，1923年去朝鲜宜川白鼠洞养蚕。当时的朝鲜已全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刘同先目睹了日本侵略者蹂躏朝鲜人民的残暴行径，激发起对日本强盗的仇恨。1927年，刘同先离开朝鲜，回到家乡从事农桑。

“九·一八”事变后，刘同先积极向家乡父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讲述他在朝鲜放蚕时看到的朝鲜人民当亡国奴的悲惨遭遇，唤起父老乡亲起来同侵略者作斗争，不当亡国奴。在刘同先的宣传鼓动下，附近农民纷纷起来找刘同先商量共

同抗日事宜。同年10月，当地农民王德盛首先与刘同先取得联系，随后同圈龙山的吴兰亭、孤山后的曹镇、高岭子的王金山（王宝绪）等组织起几十人的队伍，在刘同先的家乡附近的庙沟岭上聚义。大家在一起商议，认为刘同先的四弟刘不同在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任职，有一定的影响，可以为部队搞到武器弹药；刘同先则见多识广，就推举他为头目，队伍定名为“抗日自卫队”。为壮大队伍，扩大影响，他们先后缴了林炉、花园、草庙子、朱家营子等村公所的枪支。不久，队伍就发展到700多人，遂将“抗日自卫队”改为“抗日救国军”，刘同先任司令。同时制定了抗日救国军的纪律：一、救国军的宗旨是打日本鬼子，铲除汉奸走狗；二、不准怀有升官发财的邪念；三、吃饭找有粮户、不准到穷人家，不准要好的吃；四、不准刁难、打骂群众、不准调戏妇女、不准拿老百姓的财物。违犯者严加惩处，严重者就地杀之。由于刘同先的队伍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倍受群众拥护。到1931年底，队伍迅速发展到近3000人。

随着抗日救国军的逐渐强盛，刘同先率领抗日救国军驰骋疆场，奋勇杀敌。1932年初，为了铲除卖国求荣，充当汉奸的伪庄河县长王纯嘏，刘同先联合刘振清、邱良忱、唐德盛等部，决定攻打庄河县城。3月15日（农历二月初九），刘同先等分别将部队驻扎在庄河县城和附近的太平岭的衣店、徐岭的杨树房等地。次日拂晓，4000余抗日军分东、西、北三路向县城猛烈进攻。上午8时左右，一举攻克庄河县城，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活捉了伪县长（当时为治安维持会长、自治执委会委员长）王纯嘏及日本自治指导部助理葛西满男等。日本关东军得知后，于3月18日派3架飞机轰